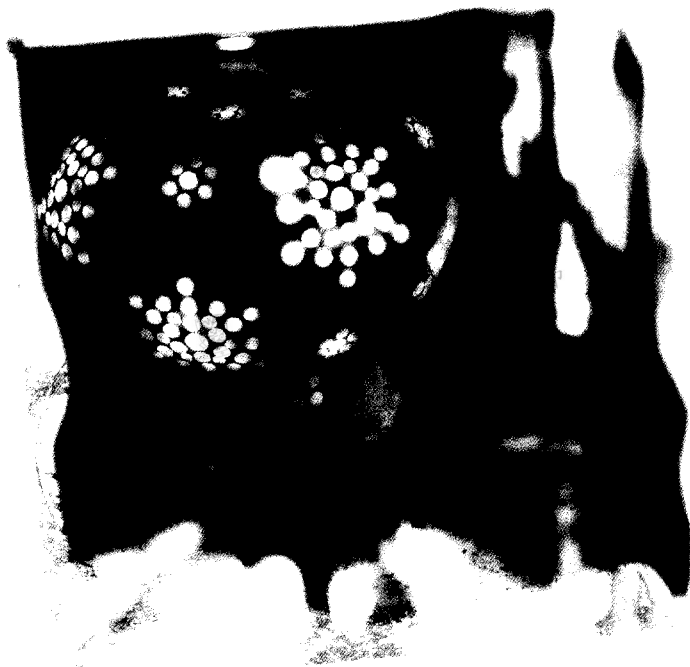


八十年代的日與夜

黃淑嫻

黃淑嫻，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專研電影及電影與文學的關係。著有《女性書寫：電影與文學》及編有《香港文學書目：40~90》、《香港影片大全1913~1941》、《香港文化多面睇》等。



1 八十年代

我成長於一個光線很暗的家庭，這全因為我父母有一個很特別的興趣，他們喜歡收藏各式各樣的燈，從相識到逝世，他們曾經一同擁有三百七十二盞燈，這個數字是他們死前三個星期告訴我的。他們有自己一套生活習慣，每月的第一個星期日黃昏，他們雙手抱着熱茶，凝望着剛拆封的新燈，有時會發出幾聲笑，然後合力移動家具，我從來不用幫忙。在這一天，我覺得自己的存在是多餘的，總要找個藉口外出，我不知道弟弟是否有同感。到了晚上回家吃飯的時候，從地下走到五樓家門的過程中，總是擔心自己是否能夠適應新的光線，這樣的心情二十幾年都沒有變過。

我不懂父母為何總喜歡把家裡的燈光調到黯黯的，我不明白當中的理論。有一個時候，我以為每一個家庭都是這樣的，直至有一次弟弟的同學張文俊離家出走在我家過夜的時候，他在牀上帶點激動

的問我：「你家這麼黑，你這麼不高興，為甚麼不出走？」張文俊第二天還未吃早餐就決定回家。我家裡的情況逐漸傳遍整間學校，有些高年級的大哥哥走來鼓勵我，有些渾身是朝氣的同學遠離我。我一點也不介意。其實我家也有光明的時候。

爸爸每晚準時從辦公室回家，大門打開，媽媽便進入開飯的倒數階段。我們家的飯桌上掛了一盞藍色玻璃吊燈，燈下有八個藍色小玻璃球墜下來，這個款式現在想起來有點誇張，畢竟八十年代離我們很遠了。媽媽一碟一碟把飯菜放在桌上，待所有碗筷排放好後，啪一聲，她把奶白色牆上的電燈光暗掣扭到最光，全屋被一層柔和的藍光悠悠地籠罩着。媽媽從來不需要叫我們吃飯，我們家中的三個男人看到燈火通明後便會放下手中的工作走到大廳來。食物在藍光下特別有光澤，就算普通一碟芥蘭花炒牛肉，都要比電視機那碟好看。爸爸對媽媽的食物讚不絕口，只要我們告訴媽媽想吃甚麼，第二

天食物就會出現在藍光下，還要比我們腦中想像的更好吃。我很珍惜我們吃飯的時間，因為只有這一個小時，我才可以仔細看清楚他們的臉，和映在他們臉上的那一抹藍光。

晚飯後，媽媽把碗碟收到廚房清洗，爸爸把吊燈關掉，然後把坐落在家中不同角落的檯燈、壁燈一盞一盞開啟，這是我入夜的一個儀式，之後我和弟弟便各自走入自己的房間。父母從不干涉我們房中的擺設，讀小學的時候我喜歡有卡通人物的檯燈，爸爸會買給我，中學的時候我覺得這樣的燈很無聊，爸爸又幫我買了一盞「大人」燈，大概我是不想太過偏離大廳的氣氛吧。我和弟弟很少吵架，在這樣的燈光下成長，大家都變得很平和，至少在表面上。我記得，有許多個深夜，我半夜起牀，看到有一條很強烈的光線從弟弟的房門底射出來，有點像ET出現時那樣，第二天清早他又若無其事的和我一起上學。

我和弟弟已經有五年沒有見面，父母死後我們平分了家產，然後便分開了，天涯海角，我不知道他去了何處。一個月前我收到他從東京寄來的明信片，「Peter，一切好嗎？我想告訴你，我結婚了。沒有甚麼特別，下星期六來我家聚一聚。還有……多謝你照顧那些燈……或者這次我可以幫一點忙。Daniel」

2 夜

明信片上所寫的地址只離我家三條街，原來我們是相隔這麼近。我和弟弟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但感覺很陌生。樓梯的燈光很暗淡，我完全沒有料到他會住在這樣的舊式房子，我還以為今天我會走進一幢摩天大廈，有一個豪華的管理處和穿着整齊制服的管理人；我以為他的家會在四十樓以上，還有一部現代和快速的電梯。現在我一步一步爬到二樓，隱約聽到一些節拍。樓梯之間有一個窗，我停下來休息一下，看一看山下的景色。Daniel在明信片

中所寫的最後一句是甚麼意思？他是不是要把所有燈拿回去？他拿回去有甚麼用？我在窗外四處張望，看到高高低低的建築物，突然在樓與樓的一線間看到自己住的大廈。真的不能夠相信，我一直以為大廈管理是很完善的，但從這個角度看到的盡是生鏽和日久失修的水渠，情況似乎很嚴重，我明天一定要跟管理處討論一下。我回過頭來，聽到一陣很強烈的音樂聲隨風而來，然後是關門聲，一個打扮怪異的人從樓上急速的走下來，擦過我身旁。我按一按西裝的外袋，然後安心的繼續爬上去。

節拍聲愈來愈強烈，我來到五樓，站在門外聽到門內的音樂聲。不知為何，我有點想回家的感覺，但已經到了門口，沒理由不跟弟弟和新弟婦打個招呼吧。我按下門鐘，等了一等，沒有人來開門，我用力再按，都是沒有人回應我。當我呆站在門外的時候，那個打扮怪異的人又跑回來，他用很奇怪的眼光望着我，「你找誰？」我想了一想：「我是Daniel……我是Daniel的哥哥。」可能這句話很久沒有說，所以說起來有點生硬。他瞪大眼睛說：「那你為甚麼站在這裡？」我本想向他解釋，但我還未開口他已經二話不說轉過身來。我看着他用手輕輕把門一推，門內白色的世界就這樣展現在我的眼前。

大門打開，迎面而來的強光與節拍把我扯入屋內。我甚麼都看不清楚，周圍是爆裂的白光，我的心臟隨着強烈的節拍跳動。四周有很多人影，但我看不到他們的面孔，他們好像在爭吵些甚麼，有時又會聽到熱烈的笑聲。我在屋裡碰碰撞撞，感到一些溫暖的身體在我四周走過，但走前兩步碰到的卻是冷冰冰的東西。我被重重圍困着。這是一個甚麼地方？我想離開，但我根本找不到方向。我甚麼都看不見，甚麼都聽不到，我的心臟快要跌下來。我不知站了多少時間，可能是三分鐘，可能是半個小時，這些機械的節拍令人失掉時間的感覺。突然有一隻溫柔的手實實在在的捉着我，然後好像在我耳

邊說「跟我來！」這隻手拉我走了很遠，經過一群一群的人影，強烈的節拍在我身後慢慢遠去，燈光亦漸漸暗下來。

門在我們的身後重重的關閉，白色的燈光完全引退，強烈的節拍亦消失得無形無蹤，我開始看到一點東西，面前好像是一個女子身形，她跟我說：「Peter，對不起，我不知道你這麼早來了，Daniel說你不習慣這些環境，他說最好帶你到書房來。我是Teresa。」我模模糊糊看到一雙稚氣的眼睛，和一個親切的笑容。

「啊！Teresa，你是我的弟婦。」

「弟婦？對，我們剛剛結婚。你要喝甚麼嗎？」

Teresa為我送上一杯熱茶，我一口把它喝完後，整個人好像重新活過來。我的眼睛終於適應了這裡柔和的燈光，我看清楚站在我前面的弟婦，她穿了一套很斯文的白色套裝，我很喜歡她的打扮。

「對不起，表演場地的燈光出了些問題，Daniel臨時去了檢查一下，可能要晚一點才能回來，他很想見你，請你等一等他吧。」

「請你不用客氣，我也很想跟Daniel見面，我們很久沒有相聚了。Daniel現在做甚麼工作？」

「他的工作一直沒有改變。」

「那是甚麼工作？」

「呵！你不知道嗎？他不是在大學的時候已經開始在這公司當兼職嗎？他專門設計表演場地的燈光，特別是音樂會和舞會。」

「啊，原來是這樣！」

Teresa向我投下一個疑惑的眼神。我突然想起我今天來的目的，「這是我送給你的禮物，希望你喜歡。」我急忙從西裝袋裡取出一個深紅色的首飾盒送到Teresa的面前。她走到燈光之下，很高興的把我送給她的24K金鍊戴上。如果世界上有兩樣絕對不相襯的東西，我相信就是眼前這條金鍊和Teresa。本來以為Teresa穿的是一套斯文的衣裙，但在燈光照射下衣裙變得怪怪的，左右不平衡，戴上

這條金鍊更是不倫不類。

「很漂亮，多謝你！」

我苦笑了一下，「Teresa，你不用陪我了，你外面還有很多客人，我自己在這裡等他好了。」

「這裡是後門，Daniel可能從這裡回來，你見到門開的時候不要害怕。」

「我為甚麼會害怕？」

「我不知道，但你剛才站在外面的表情實在很難看。」

Teresa轉身離開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了一個問題：「你知道Daniel是否要拿回那些燈？」

「甚麼燈？」

「沒有甚麼……那Daniel今天為甚麼要約我來？」

「你們不是很久沒有見面嗎？」

Teresa向我微笑一下便離開。她走了以後，我一個人坐在這個過百呎的書房，窗外望向一片樹木，這裡有似曾相識的感覺。牆上掛了很多照片，大部分是Daniel的工作照，我看到很多樂隊打扮的人與他合照，他們總是舉起手，情緒很激昂似的。在房中間的藍燈下，有一張特別大的照片。呵！原來是Daniel大學時期的照片，我認出他那件怪怪的綠色小背心，是媽媽送給他的生日禮物。Daniel在照片中好像正在測試燈光，旁邊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忙着別的東西。那個不是張文俊？他還有跟Daniel聯絡嗎？站在前排觀眾席的兩個人……不就是爸爸和媽媽？媽媽的那個大蝴蝶髮夾和爸爸的企身衣領，沒錯，是他們。為甚麼他們都在這裡？這是一個甚麼的場合？為甚麼沒有我的份兒？

大概是我自己忘記了吧！我沒有可能不知道的，家中大大小小事情，爸爸媽媽總會跟我討論，就算是移民海外的問題，他們都會跟我商量，Daniel參與家庭的事情有多少？爸爸媽媽逝世之後，他從來沒有幫忙處理任何事情，只懂得躲在他那間怪怪的房間內。父母留下來的三百七十二盞燈，每一盞都是我親手用發泡膠包好，再捲上一層

紙，然後放進木箱。*Daniel*做過了甚麼？他憑甚麼要拿回這些燈？

想到這裡，我覺得我們還是不見面好了。我寫下一張紙條放在書桌上：「*Daniel*，太晚了，明天要上班，我習慣早睡，先走。*Peter*。」我打開*Teresa*所說的後門，頭也不回地離開這個地方。

3 日

清晨的陽光散佈在回公司的路途上，昨晚的事情好像是一場惡夢，我不想再想起他們了，他們的生活與我有甚麼關連？望着地上的陽光，很高興新的一天又來臨。急忙走進辦公室，拿走秘書為我準備的面試資料，一邊看一邊走入面試的房間。

「早晨，白經理，三位應徵者已在外面等着。」

「只有三位這麼少？」

「本來有六十個人應徵，但你只選擇了三位面試。要不要我再聯絡其他人？」

「不用了，現在細心的人不多，我們總務部需要學識和細心的人。」

我和朱秘書對望了一下，我知道她明白我在教訓她，但現在的年輕人，你罵他們，他們也不覺得是甚麼。朱秘書把一杯咖啡放在我面前，今天她的眼神有點奇怪，好像我臉上有點甚麼似的。

「早晨，*Peter*，對不起，遲了。」人事部的梁經理一進來便重重的把手放在我的肩上。

「早晨。」

「喂！你今天的精神好像不太好，你平時總是很精神的，有病呀？」梁經理和朱秘書好奇的望着我。

「沒有甚麼！可能是睡得不好……我們馬上開始吧。」

「OK！白經理說我們現在開始！」梁經理大聲宣佈。

我打開第一個求職者的檔案，姓名是駱美怡，已婚，建築系畢業，成績優異，有相關的工作經

驗。朱秘書和駱美怡站在門口，她們頭上的白色光管突然壞了，一閃一閃的。我從遠處看到駱美怡穿着一套很斯文的湖藍色大條紋套裝，在閃光下，很有女行政人員的優雅……但這個人我好像在哪裡見過……駱美怡走到我們的前面，她的步伐漸漸慢下來，我的臉色也肯定不好看。

「駱小姐，請坐。」梁經理以響亮的聲音說。

房間靜默了一段時間，梁經理和朱秘書都不約而同地望着我，眼神示意我應該開始面試。我明白了，昨晚根本是一個圈套，他們一早就知道我在這裡工作，她想借助我們的關係得到這份工作，我明白了他們的陰謀。我清一清聲線說：「駱小姐是我的弟婦，但我們昨晚才認識，我從來不知道她要來公司面試。」我轉向駱美怡說：「歡迎你來面試，駱小姐，雖然我們是親戚，但我是會公事公辦的。」梁經理馬上爆笑：「*Peter*，你真是一個很奇怪的人，為甚麼連弟弟的太太也是昨天才認識。大概你是現在才知道人家的名字，你真是一個怪人。」駱美怡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向梁經理點了點頭。

「那我們開始吧！駱小姐，我們想聘請一個總務部副經理來協助我的工作。我們的部門要管理的事情很多。大如新部門擴展的建築計劃、保安問題；小如某房間的電燈壞了你也要處理。我看你的經驗不多，你為甚麼認為你適合做這份工作？」梁經理和朱秘書瞪着眼睛望着我。

駱美怡低頭想了一想，然後說：「第一，我是讀建築系的，我對建築的外部 and 內部結構都有深入的認識，所以你剛才說的擴展計劃，我是可以幫忙的。第二，我認為我的工作經驗不少，我在外國建築公司做了五年，從來沒有轉工，我認為這五年的經驗是很寶貴的。」梁經理和朱秘書轉頭望着我。

「我明白，駱小姐。但你要知道總務部要面對很多不同階層的人，例如修理工人、保安員、地盤工人……」駱美怡突然站起來，我們三個人互相對望，她走到門口，站在一閃一閃的白光下，她脫

下白色的高跟鞋，爬上木椅，然後拿走天花板的膠片，再把壞了的光管除下來，整個過程是如此迅速。她把光管放在我的面前，然後坐下來。

「我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如果你們覺得我適合，我很願意為公司服務。」

一陣沉默之後，梁經理拍手掌大聲說：「你們一家人都是怪人！駱小姐，多謝你來，我們有消息會馬上通知你。」梁經理總是懂得在適當的時候打完場。我望着Teresa的背影離去，忘記自己有沒有跟她說再見。我覺得很迷失，一種我從來沒有的感覺。我的爸爸、媽媽、弟弟，還有這個新弟婦，他們原來是同黨，他們想要甚麼？

梁經理提議一起吃飯，但我實在沒有心情，我已經給他們弄得筋疲力盡。我一個人走回辦公室想好好午睡一下，好讓自己忘記這兩天的事情。我在門上看見一封給我的信，裡面這樣寫：

「Peter，我想你以為我是利用你，但我根本不知道你在這裡工作。昨晚你沒有問過我的名字，我們可以說是到了今天才認識的。Daniel昨晚很快就回家了，你走了，他很不高興，我問他為甚麼不打電話給你，他說你習慣早睡，不喜歡被人打擾。我覺得你們兩兄弟很奇怪，好像從來沒有溝通過。你昨天問到有關燈的事情，我問過Daniel，他說他想把所有的燈檢查一下，因為封在箱內太久，可能會壞掉。今早如果我有甚麼失禮的地方，請你原諒！附上今天晚上的演唱會門票，請你來，我和Daniel會在，一聚。Teresa」

4 夜

往機場的路上很暢通，我開車到演唱會的地方，我不知道是甚麼推使我來，但看完Teresa的字條，我很想跟我五年未有見面的弟弟說幾句話，幾句閒聊的話。一路上我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情，父母在我二十七歲的時候病逝，其實我對他們的記憶只限於飯桌上那一抹光亮的藍燈，其他的我都不知道，或者他們沒有告訴我。是他們之間的秘密？或

者只是我不明白。我想找出一個答案。

演唱會就在機場附近的博覽會舉行，我不知道這裡有這些新建築。風很大，從露天停車場走路到會場的短短一段路已經吹得人仰馬翻。我看到很多穿着怪異的人，氣定神閒，很有自信的走進會場，大家好像互相都不認識。我跟着大隊入場，走進一個黑黑的世界。這裡好像一個沒有存貨的大貨倉，我四處看，發現一個座位都沒有，我以為Teresa他們會坐在我的旁邊，那怎樣辦？我身邊的人似乎很高興，他們有些拍照，有些拿着酒杯與朋友閒聊，根本沒有人理會我。人愈來愈多，我被迫站在數百人的中間。突然之間，燈光全黑，強烈的音樂聲響起，所有人情緒高漲一擁上前，尖叫、拍手、扭動身體……我推開身邊的所有人走到舞台的左邊，離開這群瘋狂的人，我看到有幾個守衛站在我後面，我馬上退後兩步與他們平排站着，他們用很奇怪的眼神望我一眼。

舞台上四個穿着整齊黑衣的男人，他們每個人前面都有一部好像電子琴的東西，他們沒有很大的動作，只是專心的彈奏，反而台下的人瘋狂叫喊。我走到會場的後方嘗試尋找我的弟弟，走到一半我看到一個外國人拿着酒杯喝酒，但一個瘋狂扭動身體的女子快要撞過來，小心！結果還是弄得滿地玻璃碎片，這太危險了！我馬上找那些站在黑暗的守衛，吩咐他們盡快清理現場，他們聳聳肩轉頭走開。我再走到剛才打碎玻璃的地方，看到那個外國人，他依然自如地看音樂會，他的手上已經換上另一個酒杯，那個女子仍然站在他前面瘋狂地扭動身體。

大概不會找到他們了，我還是離開吧。當我走到會場的最後方，回頭一看，見到Daniel站在控制台的上面，我認出他那件怪怪的綠色小背心，他很專注的控制面前的機器。他的手一動，舞台上的燈光便會變化，我看到了，現在前台是白色，後台是藍色，現在又不一樣了，前面的白色又光了一點……